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二回 丁九郎真誠款客 段孔目假話欺人

話說那人貼近燕青身傍，低聲只說得兩句話，燕青呆了。史進一見這般行徑，猜詳不出，肚裡直自悶殺，也不動問，且看他作甚的。燕青當下在燈光底下，把那人仔細端詳一過，起身來，將房門輕輕掩上，把著那人的手臂，問道：「你不是丁九郎麼？緣何卻來此地？」便叫他坐了好說話。丁九郎哪裡肯，只說：「當著小官人前，小人理該侍立。」燕青說了幾遍，丁九郎才行坐下，說道：「官人容告：日間小人在酒店內吃酒，一眼就覷見你，覺道好生面熟，仔細一想，這不是我那好人燕小官人。但往日小官人是好相貌，天生白淨面皮，臉上一沒有疤，二沒有癩；今番變了，臉色黃黃地，又加上這個大膏藥，看來又不對，敢是錯認了人？後來官人拍饅頭吃，無意中露出臂上花繡，吃我偷眼覷見，才決定這個真是我那好人。」史進聽得耐，便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既是你的好人，如何不來招呼？」丁九郎道：「你這爺，酒店裡人多，小人當時怎敢聲喚。」史進點頭，燕青無話。「待你們走出店去，小人也起身，遠遠地跟著，見你們走入這裡來，小人認清了自去。待得天晚，換上這身衣服，卻來廝見。」史進道：「恁地，俺倒錯怪你也！」丁九郎笑說：「不敢！請問小官人，人說你在梁山泊做了頭領，很安樂。如何又來這裡？這位爺是誰？」燕青便約略告知，丁九郎把自己近況告訴，說：「在前多感官人相助，幸不餓死，得有今日，心窩裡哪一刻忘了官人。梁山泊名聲浩大，宋公明大名，人人知曉，官中哪不提防著，你們在此容有不穩，不如徑去我家安頓，使小人供些茶飯，聊表一點至誠。」說罷，便欲二人同去。燕青道：「九郎先行，多謝你有此好意，明日卻再理會。」丁九郎說：「好。」起身便走。燕青送到房外，但見他悄然而去。史進道：「此人也好。」燕青道：「他今日做了公人，不曾忘本來面目，果真難得！」二人見時候不早，便關好房門，各自安睡。卻說這個丁九郎，原是本地人氏，有個哥哥喚做丁福，他叫丁祥。當地人不知因何口順，但都喚他丁九郎。當初兄弟二人都做的小販，每天在城裡外奔走，穿街過巷，靠著販賣度日。這丁九郎也命苦，販賣東西，別人賺錢，他偏虧本。有時弄得飯也吃不飽，幸有哥嫂在著，時常去胡亂吃些，將就得這個肚皮。燕青在大名城裡，是盧員外的一個心腹，掌得錢財，握得重權，在外十分豪放，因見丁九郎困苦，多曾周濟。燕青雖不當做大事，丁九郎心裡卻感激。待後盧員外上了梁山泊，燕青也走，丁九郎如同失了父母，登時又困苦起來。接著哥哥身故，又少個倚靠之人，此時真個苦得要死。他的嫂嫂具有幾分姿色，又且年輕，被衙門內一個段孔目看上了，常去那裡走動，一意勾搭。這婦人死了丈夫，正苦衣食無靠，餓魚吞餌，彼此就結識下了，做了段孔目的外房。丁九郎此時可憐已極，看來也顧不得顏面，便去嫂嫂那裡訴苦。這婦人仁慈，常私自給他錢米，胡亂度日。那一日，丁九郎又去求嫂嫂周濟，恰被段孔目撞見，喝問做甚。丁九郎唬急了，只得跪下實告。嫂嫂聞聲出來，卻在傍幫他訴苦。段孔目說：「既是親生叔叔，就在此間住了，吃些現成粥飯罷。」從此丁九郎食宿在彼，一應小心。段孔目也合意。過了幾時，段孔目見他做事很好，又會幾路拳棒，便替他在衙門中勾當充了一名差役。遂得衣食兩全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燕青、史進睡在客店裡，次日，天亮起身，待打過臉水，吃過點膳，便向史進說知，今日要到東關去。史進道：「由你，俺但跟了你走。」二人出了客店，走到東關，但見所在很冷清，沒多幾處好房舍，盡是些小戶人家。燕青觀看一過，便去打探，連問幾家，都回說不知道，這裡不曾有此人。有幾家的男女，見燕青走來探問，變了臉色，回過話，要緊把大門關了。燕青好生詫異，只索回身而走。史進在彼早等得心焦，見燕青回過來，忙問：「訪到了麼？」燕青搖頭。史進道：「這幾天也奔跑得苦，若個鳥人一世不見，不爭教我們尋他一世。今便丟開，明日卻打點歸去。」燕青說：「是，且向廟中坐一會。」二人窺將人去，有個道人在神前點香，忙著施禮道：「二位客官何來？請坐拜茶！」燕青道：「不消客氣，坐坐便去。」燕青暗自打量：「方才幾個男女好生奇怪，端的為著何事，我何不再來問這道人，看他怎樣？」燕青便與道人說搭，問起王義。道人搖頭道：「客官休問，他早逃走了。這王義本來很安分的。前年因往西嶽華山還願，不知何故，卻勾引梁山泊賊人，鬧了華州，把城子打破了，太守也殺了，因此朝廷震怒，下了緊急文書要捉此人。火捕公事到得此間，官司排頭壓將下來，衙門中因捉拿王義不見，知他有個徒弟住在此間，鄰近便想拿他的徒弟，怎知又吃逃跑了。由是官府益發嚴厲，責成這裡村坊裡正，大家小戶，一體留心。嗣後如有人到此尋蹤問跡，窺察動靜，即是王義同黨，可密報官府，捉將去勘問治罪。你們今天好造化，幸到這廟裡來，沒生事端。若問別人時，好的只推不知，不回你話；歹的就去官中告密，登時禍患臨頭，可不怕人！」燕青聽說，連向史進做眼，卻待起身，忽的一人趕人來，叫聲：「王大哥，我何處不尋到，卻在此地談天，我們去休。」燕青看來人時，卻是丁九郎。便與史進起身，謝了道人，三人徑出土地廟，丁九郎便邀二人家去。燕青道：「且待商量。」丁九郎道：「小人斗膽，客店裡給我回歇了，包裹等拿在我家內了，便欲不去也不行。」史進道：「倒好誠意，這般留客也少見！」燕青問道：「九郎，你怎會尋到這冷落所在？」丁九郎道：「小人胡猜。」三人一路說說答答，早走到一家門首。丁九郎便指點說：「這裡就是我家。」當時引領二人進內，就客堂上坐了。但見是一所尋常住屋，共有五七間房舍，只夠得一家居住。當他哥哥在世時，尚與人家同居，房舍狹小，丁九郎常在別處安身。直待他哥哥死後，嫂嫂結識了段孔目，段孔目教同居的搬家，才全佔了這所住屋。丁九郎住在灶間傍一個屋裡，平時只設得一張床，一個箱子，一張桌子，幾樣零星物件。如今留了二位客人，房中又設下一榻，忽嫌逼窄起來，自己只好移向灶下去睡。丁九郎安排停當，返身出來，燕青、史進仍在客堂上，便請二人到房裡去坐地。燕青一看，便說：「九郎生受，我們佔了這個房舍，你卻怎處？」丁九郎笑道：「但請歇息，我自另有臥處，不到得睡向露天去。」說笑一回，天晚了，房中點起了一碗燈。只聽得隔壁有個婦人的聲音，喊道：「叔叔酒菜好哩，可將去吃。」丁九郎答應著便走，不一時進房來，將著三副杯箸，又是幾個碗兒，碟兒，又將進一大壺酒，都放在桌子上。燕青看時，都是些鮮魚、肥肉、嫩雞之類，真也豐足。丁九郎請燕青、史進對面坐下，自己側首相陪，極誠地連連斟酒與二人吃，二人也自喜悅，吃得盡醉盡飽。吃罷這頓酒食，已在一更過後了。丁九郎便收拾殘肴，送往廚下。自有那嫂嫂幫他料理。今夜，他因心中快活，酒自吃得多了，有上七八分醉意，腳兒軟軟地，眼皮兒抬不起，渾身懶洋洋的，便向二人告個安歇，悄悄的走到廚下，爬上預先設置的草舖子，倒頭便睡。

二更時分，段孔目回來，那婦人聽得敲門聲響，連忙去開門迎人，跟在後頭，只見段孔目腳步踉蹌，擲入房中來，身子幾幌，一骨碌就倒在床上。婦人伸手要去扶他，段孔目說：「不要，我今晚在一個朋友家吃得醉了，全身疲怠，胸中只想要吐，你快去做一盞薑蔥醒酒湯與我吃！」婦人答應，去了好半晌，才將著醒酒湯進房來。段孔目且吃，說道：「我那人，你平日手腳也快，如何今夜恁般遲慢，等得我心也焦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休怪我，今夜因叔叔睡在廚下，怕驚醒他，睡不穩，誤了他明天衙門裡畫卯，只得放輕手腳，做得慢了些，你又嘮叨則甚。」段孔目道：「不要生氣，我問你怎麼說？」婦人道：「你又不是豐的，奴說叔叔睡在廚下，聽清楚也麼？」段孔目把一盞醒酒湯吃盡，摸摸嘴巴，睜開眼睛問道：「他為甚睡到只裡去？」婦人便說來了客人，把原由備細告知。段孔目聽畢，心中觸起一事，登時酒醒了大半，爬起身來瞪著兩眼，一言不發。一回，喚那婦人走到床前，伸手一拉，婦人倒在懷裡，就她耳傍說如此如此。「快些去叫你叔叔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婦人囁嚅著道：「你這人也忒多事，半夜三更，人家正自好睡，便有說話，且待明日說也好。」段孔目道：「你婦人家哪裡懂得，這是要緊的勾當，若待明日說便壞了。你快些前去叫他，小心在意，放輕聲口，休教驚動了兩個客人。」婦人被逼著只得起身，出了房門，走向廚下來。只見點著一盞半明的燈，靜悄悄沒個聲息，便躡手躡腳走。丁九郎此刻酒力已消，一覺醒來，朦朧中見個人影，倒嚇的一跳，起身看時，原來是自己的嫂嫂。這婦人走近草舖子，在叔叔耳邊說了幾句，回身便走。丁九郎心裡好疑惑，且爬下草舖子，整束一下衣服，徑來嫂嫂房中，燈光下打一看時，但見嫂嫂靠在床頭，段孔目卻坐在春台傍側，露出一副不尷尬的神氣。丁九郎上前聲喏畢，站在傍邊，只見段孔目早開口問道：「九郎，我要問你，你留的兩個客人姓甚名誰？哪道而來？來此何事？且仔細說與我聽。」丁九郎見問，心窩裡就突的一跳，頓了一下，答道：「這是小人的朋友，他們從山東……不對，記錯了，不是的，是東京來的。」段孔目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他們

姓甚名誰？來此何干？」丁九郎見問得緊，心裡越慌，說話越說不出口。那婦人忽起身來，指著段孔目道：「你這人也忒心閒，人家只是來玩玩的，干你甚事？夜深了，睡罷！」段孔目正著顏色，一聲不響。丁九郎連忙接口道：「對的，他們只是玩玩，沒甚事情。」段孔目喝聲：「胡說，我問你二人姓名，如何不說？」丁九郎見段孔目神色不對，慌忙說道：「一個王姓，一個是姓張，不差，不是張便是章。他們……他們沒做甚事，從東京到來……東京到來玩玩。」段孔目老奸巨猾，久在公門，正是狐狸轉世，靈鬼化身，察言觀色，便知不對。當下突的拍了一下桌子，喝道：「你這刁頑的，你幹得好事，分明藏匿下樑山泊強賊，卻將假話哄人。」丁九郎一聽此話，如遭天雷擊頂，連聲分辯：「二人實是安分良民，並非強盜，小人怎敢乾這違條犯法之事。」段孔目目露凶光，起身來伸兩個指頭喝道：「你這廝好大膽，此刻還敢說謊，實對你說，曾有人來衙門中告密，今天巳牌時分，東關土地廟附近來兩個蹊蹺人，在那裡挨戶探問王義師徒。有人窺見一個臉上貼大膏藥的。他的身材狀貌，真好像盧家的小廝浪子燕青。衙門裡得報，立派十名幹練丁壯，去土地廟左近伺候，怎知候至天黑，不見再來，遮莫知風遠遁了。我今晚回家來，卻喜你嫂嫂告訴我，說你留兩個客人在家。她在房門外偷眼覷見，一人臉上貼個大膏藥，你曾稱呼他小官人，這不是梁山泊賊人浪子燕青，你還賴麼？」說過這番話，仍行坐下，目光注定九郎全身，只等回答。婦人聽說，心中先自害怕起來，說：「叔叔，這不是玩的，當真是燕青時，便請實說了罷。」丁九郎只把假話支吾，抵死不認。半晌，只見段孔目露了顏色，笑道：「九叔，你的膽子忒煞小了，試你哩，直已驚得如此。」婦人罵道：「你這人，恁地戲耍，奴也吃你一唬，誰及你吃了豹子心的。」段孔目吐了一下舌頭，嘻笑著說道：「九叔休驚，我的好叔叔！我們一家人，不爭要連累你吃官司，如真的是浪子燕青，我們便悄悄放他走，鬼也不會知道。」丁九郎見段孔目臉色和善，聲口也換了，原來只是作耍，說也無妨，便道：「不敢相瞞，那個臉上貼大膏藥的，實是浪子燕青。回來的是九紋龍史進。如今說破了，須得使他們逃走才好。」段孔目把手亂搖，叫聲：「且住！」